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八六一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管城碩記 訂謔雜錄 小編

清	徐文靖撰	一
清	胡鳴玉撰	四三一
清	董豐垣撰	五一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管城碩記目錄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卷一

易一 計五十二則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 目錄

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 目錄

卷二

易二 計三十九則

卷三

書一 計三十二則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碩記 目錄

一

卷四

書二 計二十六則

卷五

書三 計二十一則

卷六

詩一 計三十九則

卷七

詩二 計三十九則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王璗

謄錄監生臣黃奕遐

卷八

詩三 計四十五則

卷九

春秋一 計十五則

卷十

春秋二 計三十六則

卷十一

春秋三 計一百五十則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碩記

二

卷十二

禮一 計二十二則

卷十三

禮二 計十七則

卷十四

楚辭集注一 計二十七則

卷十五

楚辭集注二 計二十一則

卷十六

楚辭集注三 計二十九則

卷十七

楚辭集注四 計四十一則

卷十八

史類一 計四十則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碩記

三

卷十九

史類二 計四十八則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碩記

三

卷二十

史類三 計三十九則

卷二十一

正字通一 計一則

卷二十二

正字通二 計八十四則

卷二十三

正字通三 計八十一則

卷二十四

正字通四計六十八則

卷二十五

詩賦一 計五十六則

卷二十六

詩賦二 計四十四則

卷二十七

天文考異一 計四十八則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碩記

四

卷二十八

楊升菴集計三十九則

卷二十九

通雅計三十六則

卷三十

雜述計四十九則

以上共一千二百八十四則

臣等謹按管城碩記三十卷

國朝徐文靖撰文靖號位山當塗人雍正癸卯

舉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宏詞十七年薦舉

經學

特授翰林院檢討銜此其所作筆記自經史以至

詩文各加辨析考證每條以所引原書為綱

而以已按為目蓋欲小變說部之體其大致

與箋疏相近其間疎漏之處讀易據梁武以

解文言而王應麟之輯鄭注反未之見至於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碩記

五

讀史引證乃及於潘氏之總論劉定之之十

科策畧蔡方炳之廣治平畧廖文英之正字

通陰時夫之韻府羣玉皆未免斷斷俗學然

其推原詩禮諸經之論旁及子史說部參互

考證語必求當亦頗能有所發明要可謂博

而勤者矣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首城碩記卷一 輓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易一

周書本義曰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

按周禮太卜掌三易賈公彥曰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乾為首乾為天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碩記

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為周孔仲達易正義曰文王作易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據此則周易二字疑文王所自取也朱子乃以其辭為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豈周易二字為後人之所加乎

乾元亨利貞本義曰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元大也按文言元善之長也晉語司空季子曰筮告我曰利建侯也厚也主震雷長也故曰元韋昭曰震為長男

為雷雷為諸侯故曰元元善之長也古皆訓元為長朱子本義曰元大也易見曰如必元之謂大大哉乾元宜為大哉乾大也凡六籍之稱元皆取諸長不謂大也元后作民父母言長民也元首明哉不謂大首也殷王元子不謂大子也元年春王正月不謂大年也大與元相去千里故周公之占爻也別之為元吉大吉然以元為大不始朱子詩元戎十乘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禮文王世子一有元良萬邦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碩記

二

以貞鄭康成注曰元大也漢董仲舒傳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易大有元亨王弼曰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程傳曰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是元之訓大不始朱子而易見非之殊失考也夕惕若厲无咎本義曰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矣

按王弼注至於夕惕猶若厲也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漢書王莽傳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警兮懼余身之來歎也晉傅咸叩頭蟲賦无咎生於惕厲後周保定三年詔惟斯不安夕惕若厲宋隆興元年九月馬騏講乾夕惕若厲上曰當讀為若厲是古者皆以夕惕若厲為句厲只是震動儼恪之意非危地也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為危地文言雖危无咎者言夕

惕若厲雖處危地而无咎非即以厲為危也孝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三之謂矣本義以為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則是以厲為危矣以厲為危可謂雖厲无咎乎

乾文言坤文言本義曰此申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

按王洙王氏談錄曰公言祕閣有鄭氏注易一卷文言自為篇馬貴與經籍考曰凡以象象文言雜入八卦

中者自費氏始孔氏易正義曰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以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梁武帝曰文言是文王所制穆姜筮往於東宮已有是言襄公九年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是時孔子未生而先有是

言則文言是文王所制者理或然也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則文言傳也故加子曰以別之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本義曰剛而能柔天之法也

按徐在漢曰乾元用九即所謂大明終始時乘御天者也故曰乃見天則

坤初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本義曰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

按魏志太史許芝引此句履霜上有初六字下无堅

冰字舉正只存履霜二字趙胥山曰七十二候九月霜降十一月冰堅而坤則十月之卦何以言霜言冰蓋坤初一變為復復之初即剥之上人但知剥極為復而不知九月之剥十一月之復其間尚有十月之坤焉坤純陰疑于无陽而不知復之一陽從十月半漸生于坤中至冬至而一陽始成剥之一陽自霜降漸消至十月半而一陽始盡

蒙初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本義曰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

按爾雅杻謂之桎械謂之桎此豈發蒙之具哉程傳以發蒙為發下民之蒙又以桎梏為拘束蓋謂此也其實利用刑人者不過如虞書朴作教刑伊訓制官刑儆于有位具訓于蒙士已耳蓋教刑即夏楚以收其威而蒙士即童蒙始學之士不必其皆下民也此發蒙所利用也用說桎梏者說如輿說輻之說謂棄去也象傳蒙以養正孟子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胥此道也其取象於桎梏者蒙之下卦坎體也荀九家坎為桎梏故蒙初取象以之豈痛懲而暫舍之謂哉需象君子以飲食宴樂本義曰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

按需以乾剛遇坎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故曰需需豈但飲食宴樂無所作為而遂不陷於險乎象云雲上於天乃萬方待雨之期萬方待澤之象也君子之施澤於臣民者用以飲食之教誨之笙簧酒醴以晏樂嘉賓云爾於是建中守正而臣民效力故能涉川有功而險可出也觀上六陰居險極下應九三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來之象則所謂飲食宴樂即是敬之終吉即是酒食貞吉也若乃險在前而自為飲食宴樂以待之吾恐其需者事之賊也宴安酖毒險可出乎

上象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本義曰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按象雖不當位未大失蓋言上能下應九三三與下二陽需極而進為不速之客不速者難進易退不肯躁進也上乃能敬之如此則雖不當位猶必不至於大失况上六以陰居上而為當位者乎

訟有孚窒惕中吉本義曰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孚而見室能懼而得中之象

按朱子卦變圖云凡一陰一陽之卦皆自復姤而來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碩記

七

二陰二陽之卦皆自臨遯而來又曰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自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諸處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以余按之易原无所為卦變卦變者揲蓍求卦之法由本卦變而之他卦也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變者變動而不居聖人觀變而立卦如乾一爻變則立為姤坤一爻變則立為復也有本卦變而之他卦者閔元年畢萬筮仕遇屯

之比初九變也昭二十九年蔡墨論乾云其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二變也僖二十五年晉侯將納王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莊二十二年周史筮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昭十二年南蒯之筮遇坤之比六五變也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之卦也賁三陽三陰不上卦之柔來入于乾中則無以文剛不下卦之二剛分其一以文卦上則無以文柔所謂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間雜而成文者也无妄以外卦乾之一剛來居內卦之坤初為主於內內卦一陽來復復則不妄故无妄本義以責卦自損而來又自既濟而來无妄自訟而變則是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其實犧皇重卦只因一已成之卦以八卦次第加之非有所謂自某卦變成者也朱子作為卦變圖胡雙湖謂象傳中所釋卦變訟泰否隨蠱噬嗑无妄大畜咸恒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只十九卦其所釋自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碩記

八

大畜咸恒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只十九卦其所釋自

訟昔與卦變圖同外餘皆不合如隨自困噬嗑未濟來據圖則自否泰來之類是也然則卦變之說安可據為畫一也又按周易略例曰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无乾則謬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是輔嗣亦未嘗有取卦變之說又吳鍾會傳會嘗論易無互體

大概以天西轉水東注與孔氏正義略同朱子乃易東西為上下天上水下理所固然何有見其違行哉師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本義曰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

按王弼注曰物先犯己故可以執言而无咎也程傳曰執言奉辭也謂奉辭以誅之也但此當為田獵教戰而言也周禮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頌記

九

訟天與水違行本義曰天上水下其行相違

按孔氏疏曰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象人彼此兩相乖戾故致訟也後魏書陳奇傳曰祕書監游雅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北史奇傳亦載其事以末二句為雅言是則北史之誤也

於田哉

欽定四庫全書

管城頌記

+

仲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閏遂以狩田田則有春夏獻禽秋冬致禽之事故曰有禽田則有表貉誓民讀書契載事號戒衆庶皆賴有言以宣之故曰利執言利執此以教民也此所謂教而後戰者也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與戶也比卦師之反師五言百姓之田比五言王者之田一則田有禽一則失前禽非皆取象

師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朱子語類曰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却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是公其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則是勿用他講議經畫耳此義方思量得未改入本義姑記取

按小人勿用承上大君有命而言勿者禁止之詞勿用者即大君之命也二剛而中王錫命以著其寵上順之極君有命以重其防蓋大君正功之日功大者

勿用者大君命之之辭漢武命廣陵王曰勿邇宵人亦是意也

按孔氏疏曰原謂原窮比者根本筮謂筮決求比之情程傳曰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惟朱子以原筮為再筮爾雅釋言原再也文王世子末有原後漢張衡再轉復為太史令曰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是

按孔氏疏曰原謂原窮比者根本筮謂筮決求比之情程傳曰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惟朱子以原筮為再筮爾雅釋言原再也文王世子末有原後漢張衡再轉復為太史令曰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是

原為再之意也胡雲峰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

不寧方來本義曰其未比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按鄭氏大射儀注天子祝侯曰惟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蓋吾能再筮自審果有元永貞之德則不寧之侯方來正歸重於自審意未可以方來為將來也後夫凶本義以遲而後至為訓竊意後當訓不如松柏後凋之後如家語禹朝

羣臣于塗山防風氏後至戮之之後非但遲至而已
史記封禪書萇弘設射殺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
者徐廣曰狸一名不來因取以況諸侯之不來即所
云後夫凶也

履三武人為于大君本義曰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

暴之象如秦政項籍之類

按履虎尾咥人凶此蓋暴虎馮河之武人雖至死而不悔者以此人而有為於大君其志徒切於剛猛必

矣

泰初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否初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本義釋否曰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
按泰初志在外者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

在外否初志在君者小人之志本欲得君以用事故
曰在君爻象胥戒以能貞則吉蓋小人進不以正志
亦非真愛君者豈遂能變為君子

泰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本義曰帝乙歸妹之時亦嘗

占得此爻

按易緯易之帝乙為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又京房易傳載湯歸妹之辭是皆以帝乙為湯書多士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程傳亦疑之以為未知孰

是据左傳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是帝乙謂紂父無疑世泥于易緯之說非矣

有三公用亨于天子本義曰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皆作亨字

按隨六王用亨於西山王弼曰通于西山升四王用亨于岐山弼曰順物之情以通庶志有三公用亨于

天子弼曰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是皆以亨

為元亨之亨惟益二王用享于帝吉則以為享帝之美不訓作通以享從子亨從了字異故也据僖二十五年傳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公曰筮

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又京房易傳曰享獻也說文亨

享二字本一字則本義作用享者是也豫四勿疑朋盍簪本義曰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

簪聚也又速也按辨體曰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簪聚也四以剛居柔而易疑故曰勿王弼曰勿疑則朋合疾也盍合也簪疾也易原曰簪京房本作摺蜀才云速也虞翻本作哉云叢合也

陸希聲本作捷本義訓聚訓速者以此隨時之義大矣哉本義曰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

從之

按王弼注隨之所施惟在於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哉干寶晉武帝革命論曰各得其運而得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魯褒錢神論曰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皆作隨時

蠱元亨利涉大川本義曰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

按陸庸成曰隨備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

亨貞爻亦首貞吉焉蠱只云元亨利而不言貞且爻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何也隨無故也無故而動悅則必言貞以防之蠱則飭也當飭而巽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阻之

臨剛浸而長本義曰二陽漫長以逼於陰故為臨按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朱子曰浸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陰符經此等處特然好王伯厚曰愚嘗讀易之臨

1500 - 子 - 0861 - 0011

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為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筮嗑四爻得金矢本義曰周禮訟獄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

按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程傳亦云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非入鈞金束矢之謂

也或謂訟獄入金矢蓋劉歆逢新室之惡假訟獄以為聚財而陰託周禮為名實開後世鬻獄行賄之端

朱子不宜引之以注易是又不然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來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註云百矢為一束三十斤為鈞束矢鈞金固非貧民所能辦必入而後聽其辭則民之不能達者多矣不知聖人之意以入矢入金禁民訟獄使之自惜其金矢而萌悔心猶可止也故入金三日乃致於朝實禁之也且亦如官刑軍刑之類則入鈞矢非窮民也若窮民之獄秋官司寇既以

肺石達窮民夏官太僕又建路鼓于大寢之外以待達窮者與遽然則入金矢所以禁富民之健訟也剛直則聽自知不剛直則不聽也管子曰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亦是意也豈真假之以聚財而因疑周禮非周公之書并疑朱子之誤信以注易哉

賁象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曰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

按洹詞曰獄貴詳審而忌明察苟恃其明察而深文緣飾沒其情實是之謂敢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其无敢折者非不折也虛明之心存于中慈愛之政行於外於无敢而見庶政之能明止於明也若以庶政小而折獄大庶政或可明而折獄則无敢獄將誰折哉總之明庶政則洞如觀火也无敢折獄判案如山也皆賁象也

復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本義曰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

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覆其道至于七日當得來復

按孔氏疏曰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又按安石詩說曰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蓋坤為純陰十月之卦也陰數窮于六而七則又為乾之始復

一陽即乾之初故云七日來復也復與剝相對剝卦倒而成復反復其道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本義曰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

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按周易大全或問天心無改移謂何朱子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章本清圖書編曰以一日言起於子則為子時出卯入酉則時為卯酉歷十二辰而為日一日如是日日如之而每日起於子中

者無改移焉以一月言晦朔之間日與月交會於壬子則為朔周三十日而為月一月如是月月如之而每月交於子中者無改移焉以一歲言冬至日與天會於子故十一月建子周十二月而為歲一歲如是歲歲如之而每歲會於子中者無改移焉可見厯數以日為主算厯數當以子中為主而其有改移者天

之宿度與星辰之次舍不齊耳日起子中子曷嘗有過不及哉堯時日短星昴冬至日在虛固虛為子中矣夏商在女周在牛漢至宋在斗元在箕今厯冬至箕三四度矣何亦以子中為定位乎曰天度密移惟其一日過一度也積一歲過三百六十五度積而至於六七十年則實移一度矣其實左旋而過之者日之起子終亥者無改移也試以今厯太陽行度言之列宿三十餘度為一宮十一月冬至日躔析木寅宮也自至日積之三十日則過三十度而移一宮矣故十二月日躔星紀非丑宮乎然其所以躔丑宮者由

天之過度星紀適當乎子非日過丑宮與月交也自

十一月起子積至來歲十月建亥則過三百六十五

度移十二宮而一周矣故二月日躔大火非卯宮乎

然其所以躔卯宮者由天之過度大火適當乎子非

日過卯宮與月交也知一歲太陽之躔度則十百千

歲可知矣堯時日躔虛宿由虛宿恰當子宮本位也

從此天度密移數千百年歷虞夏商周冬至日躔經

女越牛去虛宿遠矣由天之過度牛女各適值子宮

故日與天會由當日正值牛女之宿也而其會於子者何異堯之時哉又從此密移數百千年歷漢唐宋元冬至日躔經斗越箕去虛宿愈遠矣由天之過度各適值子宮故日與天會當時皆值箕與斗之宿也

而其會於子者何異堯之時哉若謂日躔於箕乃日之實過於箕則今歷冬至當在建寅之月矣曷為仍在建子之月也可見密移者天之度而日位子中不可得而易也邵子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朱

子所以深嘆其至也

大畜象天在山中本義曰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按人之淺見尠聞譬之如坐井觀天以管闌天又烏知天之廣且大也試一登泰山日觀之峰則週天三百五十六度以及於五緯二曜多在目前史公之所謂旁羅日月星辰李賀之所謂二十八宿羅心胸者皆在於此豈不天在山中乎本義謂天在山中不必

欽定四庫全書

實有是事亦泥於在字為過實耳測言曰天在山中即芥子納須彌之意則又視在字為過虛矣

六五齎豕之牙程傳曰齎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

按孔氏疏曰褚氏云齎除也除其牙也然齎之為除古無明訓據爾雅稽齎郭注云俗呼小齎猶為齎子則是齎豕為小齎猶童牛耳今五以柔居中當尊位是以制二之剛健若小豕之牙也又按埤雅曰牙者